

F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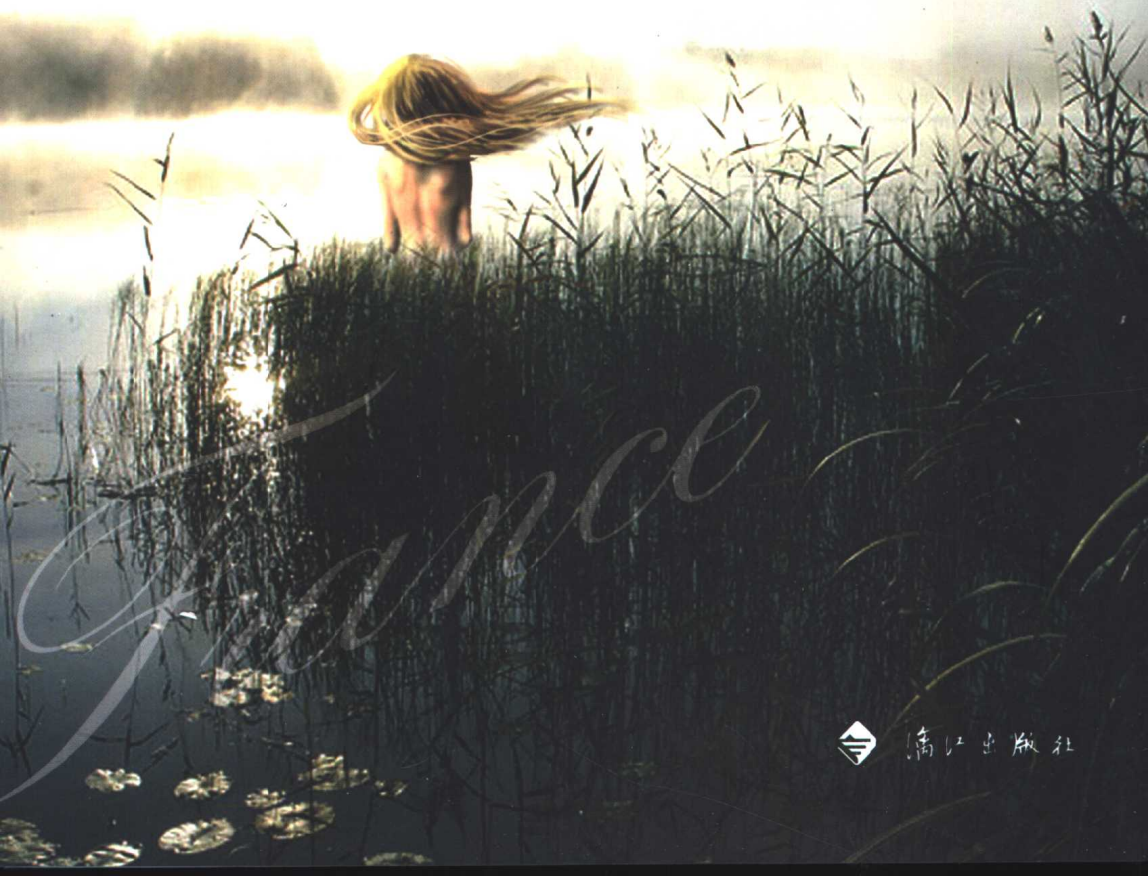
21

名列“法国 20 部年度最佳图书”榜首
获雷诺多文学大奖 销量突破 40 万册

灰色的灵魂

LES AMES GRISES

〔法〕菲力普·克洛岱尔 著 胡小跃 译



江苏出版社

灰色的灵魂

LES
AMES
GRISES

〔法〕菲力普·克洛岱尔 著

胡小跃 译

Traduit par Hu Xiaoyue

漓江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灰色的灵魂/(法)克洛岱尔著;胡小跃译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4.5
ISBN 7-5407-3158-3

I. 灰... II. ①克... ②胡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31650 号

桂图登字:20—2004—013

Les âmes grises par Philippe Claudel

©Éditions Stock, 2003

灰色的灵魂

作者◎(法)菲力普·克洛岱尔著 胡小跃译

责任编辑◎金龙格

封面设计◎罗 赞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s@public.glptt.gx.cn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制◎桂林市印刷厂

开本◎890×1240 1/32

字数◎120 千字

印张◎7.25

版次◎200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◎ISBN 7-5407-3158-3/I·1916

定价◎18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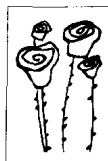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灰色的灵魂..... 胡小跃 译(3)

“我深深地敬重你们国家的历史、文明和勇气”

——克洛岱尔访谈录 (212)

译后记..... (217)



灰
色
的
灵
魂

我活着。我的命运就是这样活着。

——让-克洛德·皮罗特^①《秋天之旅》

当人与光线混合在一起时，
成为时代的记录者吧，成为
正在溜达的随便哪个陪审员。

——让-克洛德·塔尔提夫^②《微不足道的人》

① 让-克洛德·皮罗特（1939— ），比利时作家。

② 让-克洛德·塔尔提夫（1963— ），法国诗人、出版家。

纪念安德烈·韦尔斯

我都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。太难了。那个年代已经过去，那些事再也没人提起，面孔、微笑和伤口也已经消失。但我仍然要说，说一说 20 年来一直折磨着我的内心的东西，说一说我的内疚和巨大的困惑。我必须揭开这一秘密，就像用刀剖开肚子，把双手伸进去一样，尽管一切都不会有任何改变。

如果有人问我，我有什么神奇的本领知道我要讲述的那些事情，我会回答说，我知道，就这么回事。我知道是因为我熟悉它们就像熟悉昼夜交替，因为我一辈子都想把它们拼凑起来，重新缝合起来，以便讲述它们，讲给大家听。以前，这差不多就是我的职业。

我将一一展示众多的影子，尤其是其中的一个影子，它将作为前景。那是一个叫做皮埃尔 - 安热·德蒂纳的男人的影子。德蒂纳是 V 城的检察官，当了 30 多年，他就像一个从不罢工，也没有坏过的机械钟表那样工作。可以



● 灰
色
的
灵
魂



说，不进博物馆就能使自己价值连城，这是要很大的本领的。1917年，当“事情”发生时，我们那里的人说起这件事都会加引号，并辅以叹息和手势。当“事情”发生时，他已经60多岁了，一年前就已经退休。这是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，如同一只遥远、威严、冷漠的鸟。他话不多，却非常引人注目。他的眼睛很亮，眼珠好像不会动似的。嘴唇很薄，没有胡子，额头很高，头发灰白。

V城离我们那里有20来公里。在1917年，20来公里远的地方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了，尤其是在冬天，尤其是在战争期间。那场战争没完没了，把我们的道路弄得乱七八糟，不是卡车就是手推车，还有难闻的烟雾和接二连三的炮声，因为前线离我们那儿不远。对我们来说，那是一个看不见的怪物，一个深藏不露的地方。

德蒂纳，对他的称呼根据地点和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。在V城的监狱里，大部分囚犯叫他的绰号“吸血鬼”。我曾在一个单人牢房里看见有人给他刻了一幅画，是用刀刻在橡木大门上的，非常像。应该说，那个“艺术家”在他被关押的半个月间一直在欣赏他的模特。

至于我们这些人，在街上碰到皮埃尔-安热·德蒂纳时，都叫他“检察官先生”。男人掀一掀帽子，身份低下的女人欠一欠身，而别的女人，有地位的女人，和他同一阶层的女人则微微点点头，就像小鸟喝水一样。他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，他不回答，或者说很少回答。你得把眼镜擦得亮亮的，瞪大眼睛，才能看见他的嘴唇动了一动。这并不是看不起人，大家都这样认为。我想，这只不过是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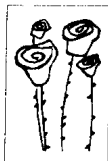
不经心罢了。

尽管如此，曾经有一个年轻人懂得过他的心，这就是我要讲的一个年轻女子。她，只有她叫他的绰号“忧伤”。也许正因为她的错才会发生这些事的，可她自己一点也不知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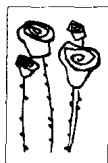
在20世纪初，检察官还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在战争年代，当机枪一响，就能扫倒一大片血气方刚的壮汉时，要一个手上戴着镣铐的单身汉的命，简直是小菜一碟。当他宣判一个杀死邮递员或把丈母娘剖膛的可怜虫死刑时，我并不认为他残酷。面对那些手上戴着手铐，被两个警察夹在中间的傻瓜，他几乎不正眼看他们。可以说，他视而不见，好像他们已经不存在似的。德蒂纳对犯人并非恨之入骨，他只是在捍卫一种理念，仅仅是一种理念，捍卫他的善恶观罢了。

听到宣判时，犯人们咆哮起来，哭泣，发怒，有时举起双手，仰面朝天，好像突然后悔了一般。德蒂纳已经不再看他们，他把记录塞进自己的包里。在那三四张纸上，他用紫色墨水和蝇头小楷拟了一些问题，字眼都经过精心斟酌，往往让旁听者听了心惊胆战，让法官们听了陷入深思，如果他们没睡着的话。寥寥数语就足以在瞬间搭起一个绞刑架，比两个木匠干一个星期还快，还稳。

他并不恨犯人，判完后就忘了他们。有一次判决后，我亲眼在走廊里看见了这一幕：德蒂纳走出法庭，背上还



灰色的灵魂



披着漂亮的白鼬皮饰带^①，那神态活像加图^②。他遇到了那个寡妇未来的丈夫：那家伙大叫起来，满口喊冤，眼睛还像被宣判时那样红红的。当时，他肯定后悔朝老板肚子上打了那几枪。“检察官先生，”他呻吟道，“检察官先生……”德蒂纳盯着他，好像没有看见警察和手铐。他把手放在犯人的肩上，说：“是的，朋友，我们在哪儿见过，不是吗？我能为你效什么劳？”毫无开玩笑的意思，完全是真诚的。对方没有反应过来。这就像是第二次判决。

每次宣判完毕，德蒂纳都会到教堂对面的雷比永小酒店去吃中饭。店老板是一个胖胖的男子，脑袋像一棵黄白相间的苦苣，长着一口烂牙。他叫布拉谢，人不是很坏，但赚钱很精明。这是他的本性，没什么可指责的。他总是围着一条蓝色的大围裙，看上去就像一头被布束得紧紧的公牛。以前，他有过一个老婆，那女人整天不离床，得了我们那里的人所说的“忧郁症”，这对那些一见秋雾就忧虑的女人来说是很常见的。后来，她去世了，更多是因为那件“事情”，而不是她一辈子都没有治好的这个病。

当时，布拉谢的三个女儿长得都像小百合，白里透红，雪白的肤色好像要着火。最小的那个还不到10岁。她的运气不好，也许是运气太好。谁知道呢？

三个女儿只有小名，一个叫阿琳娜，一个叫萝丝，至于那个小的，大家都叫她“美人”，几个喜欢舞文弄墨的

① 法国当时的法官制服上有白鼬皮饰带。

② 加图（前234—前149），罗马政治家。

人在她的名字后加了“白天”二字，结果她就成了“三色花”^①。当这三个女孩端着酒瓶、酒杯和餐具，在十来个说话大声、喝得醉醺醺的男人中穿来穿去时，我觉得就像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尤其是最小的那个，她鲜艳得像含苞待放的花朵，我总觉得她离我们这个世界太远了。

当德蒂纳走进饭店时，墨守成规的布拉谢总对他说同样的话，连标点都不变：“检察官先生，又斩了一个！”检察官没有回答。布拉谢安排他坐下来。德蒂纳有自己专门的桌子，他整年预订，订了酒店里最好的位置之一，我没有说是最好的，因为最好的那张桌子——它靠着彩釉陶瓷的壁炉，隔着绣花帘子，可以看见整个大堂——是米耶尔克法官的。米耶尔克法官是一个很守时的人，每周来三四次，他的肚子表明了这一点。他圆鼓鼓的肚子一直垂到大腿上方，皮肤粗糙，布满了粉刺，好像他喝下去的勃艮第葡萄酒都存在那里，等待释放。米耶尔克不太喜欢检察官，检察官也不太喜欢他。我甚至觉得我写的东西有些言过其实，因为大家都看见他们见面时严肃地摘下帽子，互相致礼。好像这两个男人虽然针锋相对，但平时喜欢同样的饮食。

最奇怪的是，德蒂纳虽然很少到雷比永酒店来，但他有自己的专座，也就是说，那张桌子一年当中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空的，这意味着布拉谢少赚了许多，但布拉谢不



灰色的灵魂

① 法文 Belle de jour，字面意思是“像白天一样美丽”，但往往指一种三色旋花。

会白白地给他留座的，甚至在赶集的日子也留着那张桌子。那几天，当地的农民挤完牛奶后，天一亮就赶到这儿来，喝一升李子酒，然后去纳安大妈的窑子里去放松放松。那张桌子虽然空着，却不允许别人坐。有一天，布拉谢甚至把一个坚持要坐在那里的牲口贩子赶出了门外，从此，那家伙再也没有来过酒店。

“宁要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座，也不让一个脚上沾满牛屎的客人坐！”有一天，布拉谢被我惹急时，这样对我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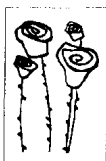
二

1917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一，我的家乡就像西伯利亚那样的寒冷。大地在脚底下咔嚓作响，声音一直震到后脑勺。我想起了盖在小女孩尸体上的那张大被单，尸体很快就湿了。两个警察，一个叫贝尔费什，又矮又胖，两只野猪似的耳朵上长满了毛；另一个叫格罗斯佩，是阿尔萨斯人，他们家40年前就移居国外了。两人在陡峭的河岸看守着尸体，稍后一点的地方站着布莱许的儿子，一个大腹便便的矮胖小伙子，头发直得像扫帚。他摆弄着自己的背心，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下。是他在上班的路上发现水里的尸体的。他在港湾事务所当文员，他一直在那里干。只是，这个20出头的小伙子，脑门光滑得像块大浮冰。

10岁女孩的尸体一点也不大，而且已被冬天的冷水浸湿了。贝尔费什掀开被单的一角，然后嘴里哈着气，温暖冻僵的双手。“三色花”的脸消失了，几只乌鸦悄悄地光临过那儿。



灰色的
灵魂



她就像故事中的公主，嘴唇是蓝的，眼皮是白的，头发与被早晨的霜雪冻黄的草纠缠在一起，两只小手空握着。那天，天太冷了，大家像公牛一样喷着鼻息，跺着脚取暖，胡子上布满了雪。几只笨拙的大雁在天空划着圈，好像迷了路似的。太阳沉入渐渐弥漫的浓雾之中，甚至连大炮好像都被冻住了，什么声音也听不到。

“也许和平终于来临了。”格罗斯佩试探着说。

“去你的和平！”他的同事抚平盖着小女孩尸体的湿淋淋的羊毛被单，骂了一句。

人们在等待来自 V 城的先生们。终于，他们在镇长的陪同下来了。镇长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好像是休息天被人从床上拽起来，而且是在一个连狗都不愿外出的日子里。来人中包括米耶尔克法官，他的书记员也来了。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书记员的字，但大家都叫他“痂皮”，因为一场严重的湿疹使他失去了左边的半张脸。三个有警衔的宪兵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，还有一个军人。我不知道军人来干什么，不过，很久没有见到军人了。这个军人滴溜溜地转着眼珠，应该让他到雅克咖啡店去。这个神气活现的家伙可能根本就没有靠近过刺刀，除非是在武器店里。可能在武器店里都没见过刺刀！这从他熨得平平整整的衣服上看得出来。他的衣服非常贴身，就像普瓦雷服装店的人体模型一样。他的仗应该是在烧得旺旺的炉边打的，人则坐在一张铺着丝绒的大椅子上，然后，在夜幕来临之际，在金色的护壁板和水晶吊灯的坠子下，给穿着舞裙的小女孩讲故事，手里拿着村笛，耳边响起室内乐队过时的

曲调。

米耶尔克法官戴着克龙斯塔帽^①，一副酒足饭饱、心满意足的样子，这是一个十分专横的家伙。加了调料的酒也许使他的耳朵和鼻子都发红了，但这并没有使他的心肠变得软一些。他亲手掀掉被单，看着“三色花”，看了很久。其他人在等待他的一句话，一声叹息，因为他毕竟对“三色花”很熟悉，他每天或者说几乎每天到雷比永酒店狼吞虎咽时都见到她。他看着小尸体，好像那是一块石头似的，或者是块木头。他冷酷无情，眼睛冰冷得就像两步开外的流水一样。

“这是布拉谢的小女儿。”有人在他耳边轻声嘀咕了一句，好像在说：“可怜的小女孩，她只有10岁，您知道，昨天她还在给您端面包，抚平餐巾呢！”他突然飞起一脚，踢向胆敢跟他说话的人。“怎么着，你想要我怎么样？人死了就死了嘛！”

对于目睹这一幕的我们来说，米耶尔克法官就是米耶尔克法官。就这样。他有自己的位置，他占据了这个位置。大家都不喜欢他，但好像都对他很尊敬。但是，在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一，对着小女孩湿漉漉的尸体，说了那句话——那句话很刺耳，带点嘲笑的意味，眼睛里露出“有人犯罪了”（终于有人犯罪了，真正的罪行，因为这一罪行是毋庸置疑的）的欣喜目光。在这战争时期，所有的杀人犯都在国内消失了，他们穿上了制服，以便更好地发



灰色的灵魂

^① 20世纪初法国的一种帽子。

狠——当他说了这句话后，当地人一下子都不理睬他了，想起他心里就感到恶心。

“好，好，好，好……”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好像准备去玩九柱戏或者是去打猎。后来，他感到饿了，产生了一个怪念头，或者说是心血来潮：他想吃煮鸡蛋。“煮鸡蛋，不带壳！”他吩咐得很明确。马上要吃鸡蛋，就在小沟渠边，在零下10度的气温下，在“三色花”的尸体旁吃：这不禁让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！

一个娇滴滴的警察放下架子，接令后马上去给他弄鸡蛋去了。“那不仅仅是鸡蛋，而是一个‘小世界’，它包含着一个‘小世界’。”米耶尔克法官这样说。他每次都从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刻着图案的小银锤，敲开蛋壳。他专门在口袋里放了一把小锤子，因为他常常犯这个怪毛病。鸡蛋往往把他的胡子弄得黄黄的。

在等待鸡蛋的时候，他背着手，吹着口哨，盯着四周的人，其他人则一直在设法取暖。他说着话，没有人再打断他。他不再说“三色花”这个名字，而以前他也是这样叫的，我亲耳听到过。此后，他便一直叫她“受害者”，好像死神不但夺走了她的生命，而且也夺走了她像鲜花一样美丽的名字。

“是你把受害者捞起来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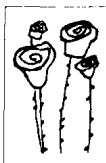
小布莱许一直在翻弄自己的背心，好像想藏到里面去似的。他点点头，米耶尔克法官问他是不是哑巴了，小布莱许摇摇头。这一切，人们感觉得到，显然激怒了法官。杀人案刚刚使他有个人好心情，现在，他的情绪又变坏了，



加上那个宪兵又姗姗来迟，鸡蛋一直未到。于是，小布莱许讲述着事情的经过，他一边听，一边轻声嘀咕道：“好，好，好……”

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。天还是那么冷，大雁终于消失了，水流动了。被单的一角泡在水中，河水冲着它，摇晃着它，把它翻卷过来，好像有只手在打拍子，把它掀下去，它又重新浮起来。但法官没有看见这些，他听着小布莱许的叙述，一句都没落下，把鸡蛋的事也忘了。而小布莱许的思路眼下还很清楚，但不一会儿他就要瞎编了，因为他要到每一家咖啡店去讲这个故事，让所有的老板都给他酒喝^①。最后，半夜时分，他将喝得醉醺醺的，嘴里大喊着那个小女孩的名字，浑身兴奋得直颤，把在这里或那里喝的酒全都变成尿，拉在裤子上。每天晚上，他都衣服邋遢得像个肮脏的小男孩，在众人面前手舞足蹈。很优美的动作，严肃而具有戏剧性，酒精使这些动作显得更有表现力。

米耶尔克法官的大屁股从他那张打猎用的凳子上溢出来。那是一张乌木做的三脚凳，上面铺着骆驼皮。当他第一次拿出来时，我们的印象都非常深——那是来自殖民地的产物……他在埃塞俄比亚或类似的地方呆过三年，抓偷鸡贼和偷种子的家伙——他在调查现场把凳子打开又折起来，凝视着它，好像一个画家在看模特儿，或者举起来欣赏，似乎在欣赏一根有球饰的拐杖。深受战争折磨的人往



^① 法国的这类咖啡店，既能喝咖啡，也能吃饭和喝酒。